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整理 及对当前词汇规范的启示

苏新春

(福建省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361005)

[摘要] 文章探讨了《现代汉语词典》(二版)对异形词的整理工作,详细分析了见于“凡例”的三种方法,展示了另两种不见于“凡例”的说明方法,并与“三版”相对照,比较了不同处理方法的前后沿革与优劣。认为在当前的异形词整理中,要注意解决的问题是:从严认定异形词;正确确定规范异形词的原则;运用多种方法来规范异形词。

[关键词] 异形词 《现代汉语词典》 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 H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01)03-0088-07

Treatment of heterograph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some thoughts on the current lexical standardization

Su Xinchu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eatment of heterographs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MCD) by analyzing the three methods illustrated in the Guide to the Use of MCD, proposes two other method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MCD, offers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s and merits/drawbacks of the different method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third edition of MCD, and concludes that in the ongoing sorting-out of heterographs, the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s to set clear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heterographs, to work out strict principles for standardizing heterographs and to encourage a multi-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heterographic standardization.

Key words: heterograph;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异形词指的是字形不同而意义完全一样的词。一组异形词之间读音相同的称为同音异形词,读音不同的称为异音异形词。异形词的整理是词汇规范的一项重要工作。《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整理了大量的异形词,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标示手段。它在现代汉语异形词整理上的实践与取得的成绩,对后来的语言研究、词语运用与规

[收稿日期] 2001-02-14

[作者简介] 苏新春(1953—),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范、语文辞典的编纂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整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二版到三版有着明显的不同,标示方法从三种简化到了一种。为了更清楚地探讨其处理异形词的做法,对当前异形词整理工作有所借鉴,本文以“二版”为基本材料,参照“三版”进行对比考察,总结其“成”与“利”,分析其“败”与“弊”。

一 “二版”明示的三种处理方法

“二版·凡例”对同音异形词的处理作了如下说明:

5. 不同写法的多字条目有下列三种处理方式:

(a) 异体加括号附列在正体之后,如:【仿佛】(彷彿、髣髴)。……

(b) 几个写法并列(一般用得较广的写法列在前面),如:【鱼具】【渔具】。【约莫】【约摸】。【耿直】【梗直】【鲠直】。

(c) 注解后加“也作某”,如【缘故】…也作原故;原原本本…“原”也作源或元。

这段话概括了“二版”对异形词的三种处理方法,只是说明似乎还嫌简略,容易引起疑问:三种处理方法之间有何差别?主要运用的是哪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而这些问题对正确认识异形词、采取恰当的规范方法有着重要意义,譬如异形词之间有无正与异的差别?如何区分?异形词之间是完全等义还是有着义差?不同使用范围(如地域、语体、风格的不同)应不应该算作异形词?同一类型的同音异形词,为什么在词典中会出现不同的处理情况?语言规范对异形词保持怎样的宽松度才算合适?等等,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下面先来看看“二版”对异形词三种处理方法的具体情况。

一、词目后面括号里的异体词:

如【仿佛】(彷彿、髣髴) 似乎;好像:他干起活来~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像;类似:他的模样还和十年前相~。”

对异体词用括号标示的好处是主次分明,正者为词目,异者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这一方法显然是借鉴了单字条目处理异体字的做法。括号中的异体词一般没有在释文中再以“也叫”“又叫”的方式出现,但大都会出现在字头的释义中,如【髣髴】[髣髴]见[仿佛]”。运用括号标注的异形词很少,全书只有十几例。如:“【家什】(傢什) 口 用具;器物;家具:食堂里的~擦得很干净|锣鼓~打得震天价响。”【殷勤】(慇懃) 热情而周到:~招待。”作为辞书编纂的一种条例,涉及到的材料这么少似乎不足以成为“凡例”。

曾有人对这一处理方法作过这样的解释:“(a)属于异体字范围,而(b)(c)则属于异体词范围。”其实,(a)类固然属于异体字,但并列同处的(b)类中也有异体字,如【飞扬】与【飞飏】中的“飏”,【构陷】【搆陷】中的“搆”,【婕妤】【婕妤】中的“婕”,【蒙眬】【朦朧】中的“朦”,【蒙蒙】【濛濛】中的“濛”,【勃谿】【勃溪】中的“溪”,也都是异体字与正体字的关系。看来“二版”的(a)(b)两种处理异形词的方法之间界限并不很明晰。

二、并列同处的异形词词目

并列同处的异形词词目指的是像【鱼具】【渔具】”这样同时出现在一个词目位置上的一组异形词。并列词目的读音必须完全一样,略有不同的都不能并列。如“【枝梧】【支梧】 书 同[支吾]。”【支吾】用话搪塞;说话含混躲闪:~其词|一味~。”三个词的意义相同,字形也很接近,只因前者的读音为“zh w ú”、后者的读音为“zh wu”而分列两处。并列相处的异形词全书共

有 353 组,其中 3 个一组的有 7 例,其他均为两两成组。并列同处的好处是充分显示了异形词之间音与义的绝对相同,与括号标注相比,这里异形词的地位似乎也显得正式多了。对并列相处中的后一个异形词是否立目,“二版”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首字相同的不另外立目。353 组中后面的异形词另外立目的有 163 组,占 46%,没立目的是 190 组,占 54%。如“凡例”中的三组例词,“【鱼具】**【渔具】**”和“【耿直】**【梗直】**【鯁直】**】**”中的**【渔具】**【梗直】**【鯁直】**】**都另外立了目,而“【约莫】**【约摸】**”中的**【约摸】**却没有另外立目,即使后面那个异形词较为常见也都如此。如**【高招】**与**【高着】**,后者较常见,没有立目;**【古董】**与**【骨董】**,后者不太常见,单独立目。这样做的好处是既避免了首字相同、异形词列出的话就是上下相连,又对首字不同分列两处的异形词,起到了指明关系的作用。在调查中也发现并列异形词的处理中存在若干不足:**

1. 对首字不同的异形词处理不一致。首字不同的异形词有 32 例归入了字头,这是因为这个字只构有一个复音词。如“**【乌拉】**【靽鞢】**】**”,“**【靽鞢】**”就没有单独立目,而是放在“**【靽】**”字的释义中,“**【靽】**【靽鞢】**见[乌拉]**”。可“二版”对这类情况的处理并不严格,如**【拐弄】**【搆陷】**【绱鞋】**【罌】**【罌】**【健好】**】**】**等,都是首字只有一个复音词的却单独立目了。******

2. 并列同处异形词与释义中的同音异形词如何区别。有的异形词还会出现在释文中。如“**【博闻强识】**【博闻强志】**】**见闻广博,记忆力强。也说博闻强记。”“**【缣边】**【滚边】**】**(~儿)在衣服、布鞋等的边缘特别缝制的一种圆棱的边儿。也叫缣条。”这里的异形词实际上每组是三个。“博闻强记”和“缣条”没有进入并列词目的位置,是因为它们的读音与词目词不一样。可是释文中的异形词也有是同音的,如:“**【宏图】**【弘图】**】**远大的设想;宏伟的计划:立大志,展~。也作鸿图”,“鸿图”与“宏图”“弘图”的读音一样,词义也一样,却没有与之并列,“**【鸿图】**见[宏图]”。看来如何处理并列同处的异形词与释文中的同音异形词之间的关系还值得作更仔细的推敲,何况像“宏图”“弘图”“鸿图”这样的一组异形词还有着共同的汉字。

3. 分立词目的释义“见 x x”不是指向首词。“二版”对并列同处后再单独立目的异形词进行释义时,一般都是以“见 x x”的方式指向并列时的第一个词。如“**【孜孜】**【孳孳】**】**勤勉:~不倦|~不息地工作。”“**【孳孳】**见[孜孜]。”这使一组同形词处于相互映证的连环之中,把释义集中在首词之下,突出了并列同处类中首词为正体词的地位。可也有例外:

“**【蒲桃】**【蒲陶】**【蒲萄】**】**见[葡萄]。”——“**【葡萄】**……古书上有的作蒲桃、蒲陶或蒲萄。”蒲桃”蒲陶”蒲萄”是一组异形词,义同音同,却被隔成了两组词目,释义集中在“葡萄”下,可异形词却“另立炉灶”,另成一组词目。这样的做法显然与“一组异形词中,释义集中在首词之下”的体例相悖,也没有收到突出正体词、正体与异体相互映证的效果。**

“二版”把同音异形词作为并列同处的词目,是比较看重字形的,如“**【嚎啕】**【嚎咷】**】**见[号啕]。”“**【号啕】**【号咷】**】**形容大声哭:~大哭|~痛哭。也作嚎啕、嚎咷。”这四个词的读音都是念“háo áo”,从释义的参见主次来看,正体词还应是“号啕”,但将“嚎啕”“嚎咷”列出独立的一组却冲淡了规范的指向性。只有从字形上还看得出将这一组异形词分立为两处的考虑。其实这也是一条不能自圆的规定,因为“**【葡萄】**【蒲桃】**【蒲陶】**【蒲萄】**】**”这样四个字形十分接近的异形词也被分成了两组。****

4. 词义不相等的异形词。异形词的意义应该是完全相等的,特别是并列同处的安排,更是将一组异形词明确无误地放在了同音同义的位置。但在对那 150 组词查询后却发现单独立目后的异形词与并列同处时的词义有着不相等的情况。如:

【平话】【评话】**】**我国古代民间流行的口头文学形式,有说有唱,宋代盛行,由韵体

散体相间发展为单纯散体,例如以散文为主的《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评话】见[平话]。曲艺的一种,由一个人用当地方言讲说,只说不唱,如苏州评话。”

【窃窃】切切:形容声音细小:~私语。——【切切】千万:务必(多用于书信中):~不可忘记。用于布告、条令等末尾,表示叮咛:~此布。恳切;迫切:~请求。同‘窃窃’。

这样的并列异形词并不符合异形词“意义必须完全相同”的基本要求。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它们也看作是异形词中的一类,叫作“交叉异体词”或“包孕异体词”。部分意义相同的是否算作异形词,在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不等义的异形词规范起来难度相当大,并极易混淆与同义词的界限。从词典编纂的角度来看,将不等义的异形词处理成并列的词目,远没有处理成“参见条”来得合理。

除了词义范围大小的不对等外,还有的存在词义色彩的差异。如:

【苞谷】见[包谷]。——【包谷】.....方玉米。也作苞谷。

这是普通话词语与方言词语的差异。这样地域色彩不同的该不该算异形词,是值得商榷的。

5. 异形词与异形字的错位对等。

【英两】𠂔𠂔:盎斯的旧称。这里将“𠂔𠂔”看作异形词的原因大概是看重了它的“合音字”的原始形式。而“𠂔𠂔”单独立目时,它又是作为单字条目出版。也就是说在同一部词典中,“𠂔𠂔”在作独立词目时被看作是“单字”,而在并列的异形词词目中又被看作了“双音词”。这就给人们带来了疑问,“合音字”到底应该看作是“单音”还是“双音”。

三、释文中“也作×”的异形词

“二版”处理异形词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在释文后面列出异形词。“凡例”5·(c)说到:“注解后加‘也作某’,如【缘故】..也作原故;原原本本..‘原’也作源或元。”

这里的说明似乎很清楚,“也作某”的“某”是异形词,如“缘故”“原故”,“原原本本”“源源本本”和“元元本本”,但稍一细究,就会发现不少疑点。这两个例证都是同音异形词,如果“也作某”中的“某”不同音的算不算异形词?再广而论之,不同音节的算不算异形词?这三种情况在词典中的“也作某”中均大量存在,下面仅看353组并列同处异形词中的例子:

1. 同音:

【榔头】𠂔𠂔:.....也作狼头。 【舢板】舢舨:.....也叫三板。

2. 异音:

【饴饴】合饴:.....也说河漏。 【狐臭】胡臭:.....也叫狐臊。

3. 异音节:

【呼啦】呼喇:.....也说呼啦啦。 【麻风】痲风:.....也叫癩或大麻风。

由此看来,释文中的“也作×”有着多种功能。这是处理异形词相当灵活的一种方法,既可以列一个异形词,也可以列几个;列出的异形词有的可以再单独立目,有的则不再单独出现;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二版”作者认为异形词还包括了不同读音与不同音节数的异音异形词。而恰恰是最后一点,必定会使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异形词?上述第一类“同音异形词”与“括号标注”类和“并列同处”类有着相同的性质,而第二类“异音”与第三类“不同音节”则都超出了“同音”的范围。看来“也作×”式所包括的异形词形式要复杂得多。据此观之,像这样的判断:“通过对《现汉》所收的全部异体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是严格掌握在五四以来社会上并存并用的、同音、同义而异形的词语的范围以内的”,不太符合词典的实际情况。

以上对“二版”凡例中处理异形词的三种方法作了一番讨论,应该说“二版”是相当重视异形词整理的,尝试了多种方法,所涉及的异形词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他词典还很少有如此重视异形词整理工作的,尽管还存在某些疏漏与相悖处。

二 “二版”的另外两种处理方法

本文在调查中发现“二版”还运用了其他的一些方法来处理异形词。

一、“见××”例。

这是最多见的一种参见格式,全书共有 3000 余例。这种参见格式负载了多种多样的释义内容,或是释义的互相补充,或是同义词之间对比性的提示,或是词与字之间构形构义的映证,或是意义完全相等的词语。下面只看意义完全相等的例子:

1. 音节同,读音同:

【斑白】见[斑白]。——【斑白】……也作班白、颁白。

2. 音节同,读音异:

【拗口令】见[绕口令]。——【绕口令】……也叫拗口令。

3. 音节同,读音异,词序颠倒:

1) 倒序

【冰清玉洁】见[玉洁冰清]。——【玉洁冰清】……也说冰清玉洁。

2) 缩略异形词

【地方志】见[方志]。——【方志】……也叫地方志。

3) 非缩略式的字数不一:

【吊车】见[起重机]。——【起重机】……也叫吊车。

“见某某”中的词大都在“也作×”中出现过,未出现的在上面的语例中只有 4 例。可以说“见某某”是与“也作×”相呼应的一组释义方式。

二、“同某某”例

“二版”中释义用“同××”格式的有 600 多例,其中复音词的只有 60 余条。不少是词义、读音完全一样,只是字形不同,这是“二版”另一种展现异形词的方法:

【剽袭】ch ox í:同‘抄袭’¹。——【抄袭】ch ox í: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指不顾客观情况,沿用别人的经验方法等。

上面两种方法都是“二版·凡例”没作说明的。为什么“凡例”不作介绍?它们与“凡例”中所提的三种方法有何区别?“同某某”与“见某某”之间又有何差别,抑或仅仅是术语的不同?这些都是在总结“二版”的异形词整理经验,及搞好目前的异形词规范工作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东西。

三 “三版”对“二版”的沿革

下面来看看“二版”在“凡例”中介绍到的前两类标示异形词的方法在“三版”中的沿革情况。

一、“括号标注”类

“二版”中的“括号标注”类在“三版”出现了 3 种情况:

1. 保留了“括号标注”:“【秋千】(鞦韆)”。

2. 改“括号标注”为释文中出现:“【家具】:家庭用具,主要指床、柜、桌、椅等。也作傢具。”

“殷勤:热情而周到:~招待。也作慇懃。”

3. 归入字头释义:“【猰】(猰貐)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吃人的猛兽。”“【板】(闆):见[老板]。”

二、“并列同处”类

“二版”中的 345 组并列同处的异形词在“三版”的沿革情况是这样:

		“二版”			“三版”		
		并列立目	单独立目	未再立目	立目	立目	未立目
353 组	首词	353			323		30
	二词	353	163	190		295	58
	三词	7	4	3		5	2

(“首词”“二词”“三词”分别指在一组并列同处的异形词中处于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词语)

上表中最值得注意是右边纵行“未立目”的 3 个数据:

1. “首词”未再立目的有 30 例。其中归入字头释义的有 24 例,如“欬嗽”“踉跄”“憔悴”“苡麦”“獾鬣”“舢舨”似的“铃铎”“蒺藜”“逶迤”“猰貐”“银铛”“镢铳”“脉脉”“蒲桃”“氤氲”“婕妤”“杲果”“啁哳”“磁基”“夹肢窝”“罡风”。这是因为单字只构成了一例复音词。“二版”将这一例复音词单独立目,而“三版”则将它们分别并入各自的单字释义之中。真正删除的只有 6 组,即“糖原”“羊桃”“咯哒”“棒头”“没药”“蒲桃”,其中除了与“棒头”同组的“梧头”是归入“梧”字头外,其他的都是整组地删除。可见,这种删除只是“三版”对全部词条进行统一调整的结果,并不牵涉到异形词的规范问题。

2. “二词”未再立目的有 58 例。其中大部分是归入了字头(达 43 例),如“梧头”“虾蟆”“豁拳”,其原因也是因为构词数为一。删除的有“咯嗒”等 5 例。其他的归入首词的释文,如“博闻强志”“翻簧”“飞颺”“落漠”“猫腰”“应点”等。

3. “三词”未再立目的有 2 例。它们是“撻拳”“蒲萄”,都是随首词一起删除。

概括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三版”对“二版”的“括号标注”类异形词大都是归入释文;对“并列同处式”则全部取消,大部分以另立条目的方式出现。如对“二版”中 190 个未单独立目的异形词,除了原来就是归入字头的 30 例外,其他 158 例到“三版”单独立目的达 138 例。归入字头或删除的才 20 例。这样,“三版”用来标示异形词的主要方法靠的是释文中注明“见某某”与“同某某”了。

“三版”对异形词处理的策略是简化方法,避免了给异形词分类分等时遇到的矛盾与尴尬。其实,简化处理方法是一把双刃剑,在一视同仁的同时也减弱了运用不同手段来加强对异形词选择与规范的功能。“归入字头”其实只是编纂方法的一种变通,因为将那些只构成一个词的都归入该字的释义,只是避免出现“有字无义”的“虚字头”,但作为异形词来说仍是保留在词典之中了。严格说来,“三版”对异形词的处理也是有所区别的,如是否单独立条,是否在释文中出现,但由于释文中的“也作某”所包含的内容太杂芜,往往使异形词混杂在其他词汇现象中而变得不太清晰。

四 《现汉》实践对当前异形词规范工作的启示

回顾《现代汉语词典》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异形词的整理工作,总结方法,回顾成绩与不足,对今天的异形词规范工作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一、从严认定异形词

首先,确定异形词的范围是规范工作的前提。汉语中的异形词数量不少,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值得重视的一种词汇现象,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看法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学术研究领域,出于不同的考虑可以对它形成或严或松的划定,这都属正常。而在语言规范领域,就要求对规范对象有清晰的界定,要求规范过程具有可操作性与明确的效果。因此,坚持意义完全相同相等是语言规范对异形词认定的首要也是最低标准,假如连这点也做不到的话,那么异形词的规范就会因增加太多的变数而难以落到实处。词义范围大小不一,语体色彩不一,方言词与普通话词语的使用地域不一,诸如此类,都不宜看作异形词。

其次,为了明确异形词的范围,增加对异形词规范的可操作性,应该把异形词只限于音节同、读音同的“完全同音同义”的异形词,而读音异、甚至音节异的则归于“异体词”。

再次,对异形词的判定要有历时的观点。要关注语言现实,对新出现的异形词要随时作出记录,跟踪观察,在异形词稳定后再及时地提出规范要求,而对意义出现差异的异形词则要适时加以剔除。语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连续体,希冀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语言规范工作连续性强,社会影响面大,带有社会语言管理的性质,要改变纯学术、囿于个人研究的旧有传统。

二、确定正确的规范原则

“异形词规范研究组”提出的“规范化原则”“通用原则”“统筹兼顾原则”,田雨泽先生提出的“九条原则”,高更生先生提出的“从俗的前提下注意义明、音明、从简和系统性”原则,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异形词规范研究组”对“规范化原则”作了这样的叙述:“要旗帜鲜明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国家颁布的有关语言文字规范的法规标准。”异形词整理作为一项词汇规范工作,把国家已经颁布的语言文字法规作为规范依据,是合乎情理的。其实这是一项属于“追认”性的规范工作,把已有的规范标准运用到“词汇”领域而已。

三、采取多种规范手段以收到最好的规范效果

词汇规范不是公布一个规范词表就算完事了,还应该使人们能经常看到、读到,与人们的语言使用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这里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把规范结果吸收进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现代汉语词汇的收集与整理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就在于把对许多词汇理论的理性认识溶入到百姓普遍使用的词典,使语言规范作用发挥于潜移默化当中。其次,在词典中使用几种不同方法对区别稳定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异形词还是有作用的。统观“二版”和“三版”对异形词处理的多种不同方法,可以说各有利弊,特别是“二版”的某些做法还是卓有成效。对不同的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更容易有效地区别不同类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异形词,收到“分别类聚”“分级处理”“区别对待”的规范效果。

[注 释]

高更生《现汉修订本的异体词整理》,《语文建设》1999年第1期。

张万起《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异形词处理》,《辞书研究》1998年第2期。“对于首字相同、排序相邻近的异形词,原《现汉》的做法是并列出条,只作注解,副条不另出参见条目。”

李行健先生领导的国家语委“异形词研究”课题组,2000年4月在北京召开有专题研讨会。

田雨泽《关于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化问题的思考》,《锦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